



袁立长◎著

夢 游 蠟 我 出



北京燕山出版社

梦 蚁 出 游

袁立长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蚁出游 / 袁立长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402-2858-3

I. ①梦… II. ①袁… III. ①寓言—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2137 号

责任编辑 满 懿 陈赫男

封面设计 杜 宇

责任校对 刘成聪 张瑞武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电 话 010-65240430

邮 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部：龙是传人

第一回	梦境里随蚁出游，荒芜处得遇圣母	(2)
第二回	走马灯别开生面，老象爷勤政定国	(9)
第三回	巧八哥计犯山陆，初交锋禽邦失利	(16)
第四回	狈狡猾偏遇鸚鵡，强中强牛帅败阵	(28)
第五回	象丞相临阵取胜，胜败方各有悲欢	(36)
第六回	败老牛禽邦借兵，虎威王名不虚传	(45)
第七回	云游士智收高徒，保家邦大象上阵	(56)
第八回	狮子王亲自出征，用火战禽邦取胜	(66)
第九回	多生国代替山陆，生灵苦灶王告状	(72)
第十回	西王母暗选儿妇，黄金龙下界称仙	(83)
第十一回	师徒俩多生分手，亲兄弟洞房相会	(89)
第十二回	了天缘玉凤下界，破胞情弟兄开战	(95)
第十三回	两栖国代替多生，黄金龙忠心为民	(105)
第十四回	黄金龙玉凤回天，东方亮马灯不转	(111)
第十五回	马灯戏不会停演，辞圣母随蚁登程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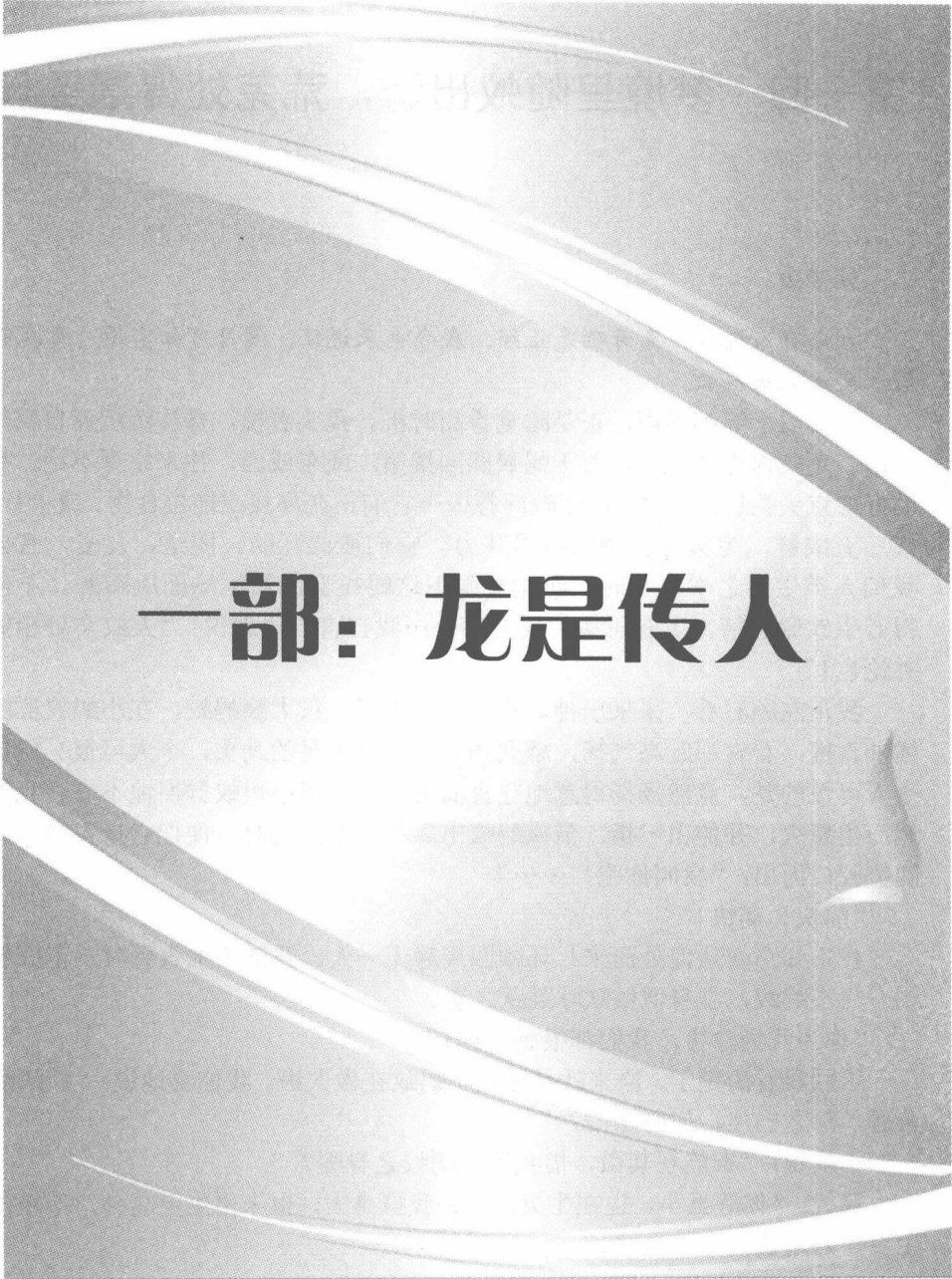
二部：除妖慰忠魂

第一回	云锦山风雨出妖怪，土地神关心行路人	(125)
第二回	长生妖大耍玲珑术，入妖穴方晓妖寻宝	(132)
第三回	长生妖寻宝害忠良，蘑菇将甘心当鹰犬	(137)
第四回	雨风洞脂粉散臭气，正风俗星神斗妖怪	(144)
第五回	长生妖原形装罐内，除魔怪老祖有安排	(153)
第六回	小虫儿附势得好处，探鬼洞小蚁说实情	(158)
第七回	行路人路上议往事，露晨村作客地仙家	(166)
第八回	鼠头目怨言得利少，黑虎星奉旨救无辜	(173)
第九回	火神爷奉旨除狐精，风婆好助火建大动	(178)

第十回	小丑们暗来明报信，早行人气绝雾天中·····	(184)
第十一回	天地神红尘受祖训，小妖怪兴风先被除·····	(191)
第十二回	金灵老祖亲除蛇精，卫国公为民立新功·····	(201)
第十三回	霜袭州知妖竟吃人，民受苦哑巴吃黄连·····	(209)
第十四回	人鬼妖害民专偷鸡，天地神除妖空受累·····	(216)
第十五回	人鬼妖放刁逃追捕，灶王爷三番除妖怪·····	(220)
第十六回	阴风狂路人避坟穴，正邪无云天降雪·····	(227)
第十七回	两交锋国公遭暗算，闲话中老祖定妖名·····	(235)
第十八回	金灵祖斗妖索鬼物，训鬼主锁妖去地府·····	(242)
第十九回	冰雪路夜遇四鬼怪，探实情小蚁进鬼穴·····	(252)
第二十回	害人虫发疯传疾病，火神爷奉旨帮灶王·····	(260)
第二十一回	水洪泉老祖布罗网，除妖怪实有捉与纵·····	(267)
第二十二回	妖怪狂变化欺人世，金灵祖斩妖解妖名·····	(276)
第二十三回	熔妖瓶阴山化群魔，金灵祖行前咐忠言·····	(289)
第二十四回	除妖祖上仙慰忠魂，游仙宫大开俗目界·····	(295)
第二十五回	金灵祖布宫为民众，流长殿幻想未来天·····	(311)
第二十六回	鬼神主巧将妖魔放，金灵祖宣布斗鬼神·····	(325)

三部：草木春秋

第一回	行夜路忽遇母夜叉，逼女死又寻摇钱树·····	(334)
第二回	粉面人择偶图钱权，说恩爱只有鬼才知·····	(342)
第三回	不要脸喜新抛结发，二百五厌旧找新欢·····	(347)
第四回	受害女对谁诉苦情，花花男最终落法网·····	(351)
第五回	不孝子大伤父母心，遇风波才识真与伪·····	(361)
第六回	魔术师人前玩拳术，抹掉权戏法儿不灵·····	(370)
第七回	变风俗人恨土地爷，豆儿官损公助邪气·····	(377)
第八回	覆盆下暗藏害人虫，徇私情赃官保败子·····	(382)
第九回	赃官儿当众受嘲弄，清官儿夫妻酬民众·····	(395)
第十回	敬孤老人人称美事，甚欺人黑白大颠倒·····	(403)
第十一回	沉沉睡魂从远古回，梦初醒提笔记一游·····	(408)



一部：龙是传人



第一回 梦境里随蚁出游，荒芜处得遇圣母

如梦令：

古今有人说梦，离奇确是正经。我今也来说梦，闭目可知实情。真真假假，全是笔头发疯。

晚饭后，绵绵细雨，正是睡觉香甜时机。我头着枕，昏昏沉沉竟自飘然出门。见院内枣树之下，万千蚂蚁熙熙攘攘，或东或西，往来络绎不绝。有的好像点头礼让；有的好像寒暄问答……它们正在寻找或拖拉食物。或单行，或三五成群，为搬运食物而各尽其力。它们彼此互助、团结、友爱，有如我们人类生活之举。一时，我竟被眼下这蚂蚁群的繁忙场面所陶醉。不由得心生钦佩之情，更有思绪生翼之感……我自言自语地说：“人蚁实可相提并论也！”

我正左顾右看，呆呆出神，不知何时来了一只大疯蚂蚁，在小蚂蚁群中横冲直撞，看它那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神气十足的劲头，令人可恨！但更令人可恨的是，竟然扬扬得意地夺食而去！扰乱得小蚂蚁群惶惶不安。我油然而生怒火，并伸出一指，借疯蚂蚁出离小蚂蚁群之时，便把它捻得粉碎，顺势脱口而出：“我叫你跑！……”

“痛快！痛快！”

我不知声音从何处而来！环顾四周静无一人。我低头细查看时，正好看到一只小蚂蚁，立身似做欢呼跳跃之态。

“你为我们除害，我们都很感谢你！”

这回我看清楚了，原来就是这只小蚂蚁在做人语。我惊喜地说：“疯蚂蚁可恶，除之当然，何必感谢？”

小蚁说：“谁能观其微，惜我等小蚂蚁之身呢？”

我说：“你等虽小，也在生灵之内；我虽身大，也未出生灵之外，不轻害生灵，乃是我们为人之法！”



小蚁说：“不然！有的人，别说对我们微不足道的小蚂蚁，有意或无意地治死；就是对你们人类自身，也如对我们小蚂蚁一般！”

我若有所思地说：“这种人太少了！”

小蚁笑着说：“这种人若是多了，那还了得！”

我问小蚁：“我总不解，人身都是父母养的，为何在性情上会千差万别呢？”

小蚁说：“这有何费解！无非就是‘名利’二字作怪！适才疯蚂蚁的行为，不就是显耀其威，夺食取利吗？凡属动物范畴都有此怪症！”

我疑惑地说：“我确不信！”

小蚁认真地说：“如果你不信，还有兴趣，我可以带你到一去处，会见一位老人，她会给你介绍动物在世，争斗的情态。”

我高兴地说：“那么，这回我该感谢你了！”

小蚁说：“你现在就闭上眼睛，听到任何响动都不要睁眼。”

我担心地问：“此行有多远路程？”

小蚁回答：“若论路程，远在天涯，近在咫尺。你只依着我说就行了。”

我依小蚁吩咐，闭上眼睛。顿时觉得耳边有呼呼风声。我好生诧异，不知是风动，还是我行？就听得：

风雨雷鸣耳欲聋，水陆交替山多崩。

禽兽怪叫甚凄惨，恶火燃林照天红。

石砂成土末，大海枯又生。

……

反反复复闻多遍，梦里年华却倒行。

闻声胆裂，哪敢睁眼？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才听小蚁说：“到了！”

我睁眼一看，吓得我目瞪口呆，就见那：

夕阳似火挂西山，扭头黑云雾漫漫。

林分高低接天光，不见葱葱只见烟。

我低头寻找路径，着实可怜，仔细看去：

乱石遍地哪有路，枯枝败叶臭气浓。

满目荒草生寒气，七溪八流任纵横。

卧虎不知人来往，鸟儿低回欲宿营。

缘水游鱼随意取，刷刷响处是蛇行。



我看罢多时，由不得倒吸凉气。怎奈置身在此，也只得强作镇静。我问小蚁：“这是什么地方？竟如此的荒凉？”

小蚁在我衣服上，抬起头来说：“不需多问，还要前行一段，就到了我们要来之地了。”

此时，此地，我也只好唯命是从了。我穿草涉水，尽量择路前行。正低头走着，猛抬头，见群山起伏，秀峰插天。我小声问小蚁：“这儿崇山峻岭，刀削秀峰，难道是突然飞来的不成？”

小蚁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你我之行。”

我不解小蚁话意，刚想问明，只见从山脚的石洞内，走出一个人来。我看来人又是一惊，请看：

肩披长发凸前额，脸不着水污尘多。

身围树叶遮羞处，汗毛过重真似魔。

我愣愣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位来人——老妇人，先说话了。就见她笑着迎着我：“你来了！我的万代后世子孙！”

她发出吱吱呀呀的单音，不过我还是听懂了。我看她的长相，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人家既然先说话了，我如何不回答呢？于是，我欠欠身子，恭敬地说：“来了！是小蚁带我来的！”

可是，人家称我为万代后世子孙，那么我称呼人家什么好呢？我忙反问：“我不知称呼您什么好？请您——”

小蚁急忙说：“怪我没有介绍！你应当称呼：‘古猿圣母’！”

我笑着说：“这样称呼多麻烦哪！不如就叫圣母吧！”

古猿圣母也笑了，并说：“你称呼我什么，我都当之无愧！”

小蚁打趣地说：“既然古猿圣母不怪罪，那就随你的便吧！”

圣母和蔼地说：“天要黑了，你们一路辛苦，还是到洞内休息吧！”

说完，圣母转身前行。

天然石洞，洞内有火，夜幕降临倒也壮观。进得洞来，见男女众人，装束与圣母一样，他们坐卧不一，各具情态，见我进来，有些惊慌。圣母挥手，示意他们过来相见。他们遵圣母之命，跃身前来，做出欢迎寒暄情态。由此不难想象，圣母是洞中人群之主了。

大家坐定之后，圣母吩咐：添火烧食，给我准备晚餐。众人遵命，分别忙碌，不作细表。就听圣母说：“你来此处，不要见外。我等虽有万千年之隔，



第一回

梦境里随蚁出游，荒芜处得遇圣母

但系人之源流，本是一家人。少时肉熟，你要尽情食用。”

我见圣母虽然面带尘污，但心地善良，便无忧虑了。我对圣母说：“若非小蚁引路，哪能和您相见呢？”

圣母说：“如此说来，小蚁神通广大了！”

她接着又说：“蚁类伴随着我们人类，居住极广，可以说，凡是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会看见它们的踪迹。所以，我们不可轻视它们。我们这些人（圣母指了一下洞内的男女）走路时，有时还要借助于上肢，往往要目视于地，蚂蚁往来，一一在目；不像你们进化了的人类，用下肢走路，目视前方，哪管蚁群还是其他的一些小生物均踩在脚下，有如泰山压顶，人过即亡。”

小蚁忙说：“要不是圣母指责你们这些后代的人们，我们蚁类只能忍气吞声，若有报复，定遭粉身碎骨的命运！”

圣母微笑着说：“小蚁所言实情。不过，让我们人类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实难做到！那我们人类，还谈何进化发展呢？只能是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无所作为，停滞不前的人类了。这些情由，还望小蚁体谅！”

小蚁不说话了。

圣母接着说：“你大显神威，带领我这万代后世子孙前来，一路风尘辛苦，我要代他（指我）感谢你了！”

小蚁又高兴了，并说：“您何出此言？因他对世上名妖利鬼一无所知，为此引路前来，望您指教！”

圣母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头脑比起他来，那要简单、迟钝得多，他既不知，我又如何晓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多与禽兽打交道，若说起它们之间如何打架，倒还耳闻目睹的！”

小蚁高兴地忙跳跃着说：“就是让您来介绍一下，这些禽兽之间，为名利是如何争斗的？水有源，树有根，若清楚了比你们人类低级的禽兽之间，为名利还有争斗，那么对于人世所出现的种种怪现象就会迎刃而解了！再说，人世有很多传说故事，求您能力所能及地加以破解！”

圣母听罢，低下头，若有所思，好像在想些什么……这时鹿肉已“烧熟”；圣母总叫我多吃。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半生不熟的鹿肉，小蚁在一旁打趣地说：“真是饥不择食啊！”

我不好意思地岔开话，问圣母：“你们的生活就这样简朴吗？”



圣母却认真地说：“这就不错了！我们的上辈们还吃生肉呢！后来，由于有了火，人们把火，从保存到自己钻木、击石……取火，这才吃上‘熟食’！”

用过“饭”后，圣母说：“你对名妖利鬼如何作孽不知其奥，这也难怪，我用一句话，简而明之：名妖利鬼是一切祸水之源！”

我说：“若说对于名妖利鬼为害之大一点不知，不是实情。我先给试说之！”

圣母说：“那，你就说吧！”

我说：“名妖利鬼，诱惑一些人步入歧途，为争到名利，可以无恶不作。对此，古今中外名人杰士作书立传，留下书山学海，传授灭名妖驱利鬼之术；也有的各树名号，设宗立教，到处游说，充世言行，例不胜数。怎奈名妖利鬼神通广大，它们能浸入人的肺腑，指挥人的神经，虽经历代斩名妖杀利鬼的忠勇之士，实在不能灭其根种。名妖利鬼，可让父子残杀、弟兄争斗，损人利己……已成屡见不鲜之事。至于追根寻源，从何时就产生了名妖利鬼，我就知道了！”

圣母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有之。这种怪物，也是从小到大，随着人类的前进而发育成长的。不要说我们人类之中有名妖利鬼横行；就是在比我们人类低级的禽兽之间，也是存在的。这说明，它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由于名妖利鬼作孽，结果造成羽毛、鳞甲纷飞，白骨残尸遍野。它们互相侵犯吞食……当然，人与禽兽不能混为一谈。在禽兽之间，往往出于本性，或属一物降一物者，有时坏的倒把好的吃掉，这种倒行逆施，需要人类加以纠正！”

小蚁插话说：“你们不是还有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吗？怎么，我就没看出来呢？”

我暗自说道：小蚁算是把人类恨透了！也不听听人家在说什么，总往自己身上拉！

圣母却回答小蚁说：“这句话一点不错！谁在娘肚子里就坏透了呢！你若怪罪，还是去找名妖利鬼吧！”

小蚁说：“适才圣母已经提到禽兽之中就存在名妖利鬼作怪，您能否给您这位后世万代子孙较详细地介绍一下？”

圣母说：“现在饭后无事，我让他看看马灯戏吧！”

我说：“常闻有走马灯之说，可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马灯戏呀？”

圣母笑着说：“走马灯，加上声色，不就是马灯戏了嘛！”



我说：“借木火之光，演马灯戏倒也方便！”

圣母说：“一会儿开演，你不要随便问话，免得看不完全。若遇需要讲解之处，我会自行说明；边看边问，我要先知晓；非要弄明白之处，咱们还可以停下来，等弄明白了再演。还有个事儿，我要事先讲明：皆因马灯戏声色俱全，你不要胆小或大惊小怪！”

我说：“您说的我都记下了，‘戏’开始吧！”

圣母微笑着说：“不忙！不忙！在马灯戏中有个人物，需要事先向你介绍一下，我料在演戏过程中，他出现之后，你会问的！”

我说：“凡有史记载或神话流传的人物，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圣母说：“我要介绍的这位是：金灵老祖！”

我惊讶地说：“这个人物，我还真没听说过！”

圣母说：“金灵老祖是三皇之主也！即天上玉皇、鬼界狱王、人主帝王，三者之主也！总之一句话：他是宇宙之尊，神通广大，独一无二！”

我高兴地说：“请您给我讲细致一些！”

圣母说：“我先给你说这么多，日后你还会遇到他！而且有幸和他到他的住处一游！”

听罢，我更高兴了。恳求圣母一定要说出金灵老祖身居何处。

圣母说：“他身居九天之上的气华宫中，即上仙世界也！”

我原以为是在地球上什么地方，没想到是在九天之上，不由得泄气地问：“这上仙世界是何去处？”

圣母说：“上仙世界，集地上人间之美，天上神仙境界之妙，称之为天外之天，天堂上的天堂。地上人间为红尘世界。一年有严寒酷暑之苦、鬼怪作孽之忧、旱涝风沙之愁……凡此种种都为人们所知；天上玉皇所在之处，位于云雾之中。每日有浊尘升腾之惧、雷电轰天之惊，乌云滚滚、翻天之险……而上仙世界，位于云雾之外，清雅玄妙之中，超凡脱俗，一尘不染。那里的亭、台、楼、阁……玲珑秀丽；绿树青山，玉姿争艳，千奇百怪；益禽益兽，飞魂往来；历代文武忠灵，朝夕歌舞……”

我听圣母所言，着实神往，但愿有日，得遇金灵老祖，同游上界。不过，我对金灵老祖为何称三皇之主，甚为不解，只得再次恳求圣母讲明。

圣母说：“玉皇大帝是金灵老祖的门徒，为此老祖为金，玉皇为玉；而神鬼都是虚无之物，是金灵老祖教给他们的神通；有时也是人们幻想或错觉，



由此看来玉皇和鬼王是同类，即一师之徒。玉皇既是金灵老祖的大徒弟，那么狱王就是二徒弟了。至于人主——帝王，那就更明显了，无论哪位皇帝，都自命不凡，扬扬自得地称自己为天子，即：玉皇大帝之子，真龙化身下界，以此推理，人皇乃是金灵老祖孙子辈的人了！”

圣母说到这里，把我和小蚁都逗笑了。

还有一个上仙界的气华宫，我还不清楚，还得请圣母讲明！

圣母被恳求无奈，只得讲解：“人们总认为凌霄殿之上就无宫殿了，这是因为出了个猴子，大闹了天宫，才闹出了玉皇大帝，凌霄殿等名称来。它这一闹，着实把人们闹糊涂了一时，这要归功于吴承恩的神笔！其实当人们清醒过来，就明白地认识道：云上是气、天外有天；天堂上的天堂；九重天上……这说明人们知道在凌霄殿之上，还是有一层天，有宫殿的。我今天来告诉你：那就是气华宫！”

我说：“经您这一番解释，我就明白了。”

圣母说：“话又说回来，金灵老祖既在上仙界，也在人间！还是那句话：他是宇宙之尊！”

我说：“圣母您今日所论别开生面，若再看看马灯戏，那更是两全其美了！”

圣母说：“我重复地再说一遍：今日给你演马灯戏，用意有二，一是：对事物要由表及里，由简单到复杂地去分析研究。若知名利在禽兽之中就严重存在，那么在我们人类之间，有名妖利鬼作怪，就会感到这是平常之事了！只有做好如何对待就行了。二是：流传的种种笑话，有的成了无源之水，需要给它通达一下，以作为人们饭后茶余之乐！”

我为了早早能看到马灯戏，不再发问了！

这时，就听一阵哈哈大笑之声，戏开始了。要问是何笑声？且看下回分解！

这正是：

神魂飘飘梦里行，随蚁出游遇祖宗。
骨肉相连说家话，圣母解说老金灵。
今知宇宙有老祖，又晓神通第一名。
想看马灯取取乐，哪知毛羽血染红！



第二回 走马灯别开生面，老象爷勤政定国

得胜令：

得胜兵，凯歌中骨肉笑；得胜将，班师论功劳；得胜主，庆幸中昏迷了；得胜民，安居业更勤劳；太平世，鸡犬宁市盛清风绕，风调雨顺五谷争娇。门首加锁招得人取笑，路拾遗者总把主人找。风正：彬彬礼让小老，各业佳音频频报朝。

一阵哈哈大笑，一头黄褐毛狮子带领象、牛、虎、豹、豺、狼、狗……奔进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随着这股腥气，鼓乐喧哗之后，这头狮子落在大放鬼气妖光的灵通宝座之上。

我忙问圣母：“这把灵通宝座有何说辞吗？”

圣母说：“对！关于这把灵通宝座，我要对你多说几句。这把宝座是：将士们战死沙场；动乱中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们的尸骨堆积，又经血泪的浸泡而成的。看似有形，却无形。它是取得名利的象征。既称灵通宝座，是说它有很大的法力，而且是变化无穷。大至玉皇宝座，小至顽童们坐的小凳子，这中间会有多少宝座呢？难数尽！但这把宝座的灵通，是因人而异的。贤良者坐在灵通宝座之上，灵通就为民众而用；如果是鬼怪坐在灵通宝座之上，那老百姓就会苦不堪言！由于咱们要看马灯戏，我只能给你来个画龙点睛，详情你细思之，便可明白！”

圣母不愿意说了，我也不好再问，专心看“戏”吧！

这头黄褐毛狮子向两厢站立的众文武环视。

我又忙招呼小蚁：“快来看！”

小蚁说：“我在一块石头上，边休息边看，你就不要管我了。我若睡着，待到天明，你把我唤醒就是了。”

圣母也说：“马灯戏小蚁知道，就让它休息吧！”

我抬头看众兽文武，还在寒暄序坐。等它们坐稳，安静下来，我把这头



黄褐毛狮子着眼细看，真是好威风：

一双怪眼射凶光，翻生鼻孔貌堂堂。
海口横生银针须，血盆张时吐冷光。
利齿尖尖生寒气，粉骨碎肉总发狂。
威威金毛添神武，抖动山摇百兽慌。
足嵌钩镰称利爪，一旦扬威势无双。
若是一声吼，平地轰雷响。
兽中称王还小可，人类见它定命亡。

圣母指着在狮两边坐着的众兽说：“你看它们，个个威风凛凛，凶相狰狞，好不吓人！你先看那头大象，身躯多么高大！”

我随圣母手势看去，那头象着实身形高大，但却生得奇形怪状：

两个大耳比扇忙，却生小眼闪星光。
一对獠牙奇盖世，鼻子反比尾巴长。
身穿灰色征尘甲，刀枪剑戟休想伤。
别看体笨腿脚粗，倒操一口妇人腔。
有人称神象，实属好栋梁。

圣母说：“你再看那只虎！”

我转头向那只虎看去，确实名不虚传，实在威风：

虎在狮下称武王，三横一竖生额上。
须横海口银针动，微睁二目威暗藏。
道道斑毛增雄气，吼哮山林风雷长。
人类说虎毛发耸，兽中赫赫大名扬。

圣母说：“你看那边的豹！”

我随圣母手势向豹看去，也是威武非凡：

身躯似虎称虎弟，一身战袍真稀奇。
神仙赐绣花万朵，水树都有“金钱”迹。

我说：“咱们看看那头牛吧！”

圣母说：“不忙！对于豹，我要说两句。豹对人畜有很大的伤害。它会游水，也会上树，所以遇到豹时，想上树躲过去，那是万万使不得的！”

我说：“难怪人们在豹字前面，总愿加个‘残’字，是说豹残酷无情吧？”



第二回

走马灯别开生面，老象爷勤政定国

圣母说：“对了！还有在‘虎’字前面，总愿加个‘猛’字，这都有其缘由的！”

圣母接着说：“这回咱们看牛吧！”

我说：“好！”

我抬头看那头牛，身黑一色，龙门犄角，体态庞大，频频转耳，大眼甚凶，也是吓人：

两根铁角弯如月，一对大眼辨正邪。
双耳闻风随意转，生来都知性刚烈。
身穿黑色争战袍，脚蹬四只踏尘靴。
除掉野性人结友，千古受崇向它学。

我转头，看那豺和狼靠坐在一起，不得分开，相貌又差不多，我为难地问身边的圣母：“您看，它们两个如何描述呢？”

圣母说：“狼狼名闻天下，就描述它吧！”

那就看狼！着实凶狠：

头顶匕首说双耳，一副长脸更狰狞。
两个贪食绿豆眼，鼻子抽动透精灵。
齿咬人畜筋骨碎，三亲六故俱无情。
千载人称心地狠，遗臭万年留骂名。

这时，见一物在狮子面前摇头摆尾，仔细看去，却是一条狗。

我指着那条狗对圣母说：“您看狗在它的主子面前，是多么的顺从啊！”

圣母说：“狗虽能帮人看家护院，但有时偷食别人家的东西或咬伤人，实属外人打自家爱的东西！”

我说：“狗，是人们熟视之物，我们略看一下就行了。”

圣母笑着说：“我们看狗，要和看狼一样，不能光看其表，还要查其里。”

我抬头看那条狗，正好摆出一副可怜相：

狗可称之狼变种，但确与狼大不同。
生来不问贫与富，一片忠心为主公。
皆因不识真与伪，总被良奸使不同。
人道狗生奴才相，偏偏有人学狗性。

圣母说：“上面这种描述，你说对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若不是您对它评头论足，我如何敢造次发言呢！更何



况人与狗不能相提并论嘛！”

圣母说：“我早就告诫我的后人们，不可有虎豹的凶残，狼狗的狠毒，如此才不夺我们人类荣誉！”

我暗自说道：“忘记祖训的是大有人在！”但不愿在圣母面前说明，怕惹圣母生气。于是，我岔开话题说：“咱们还是往下看吧！”

在一片肉山酒海面前，那头黄褐毛狮子大声说：“我等与爬行邦经过数载血战，今日终于取胜。我们夺过来灵通玉座，并抢来它邦的蛇王后，以辱其邦。今日我们欢会一堂，共议今后之事，请诸位畅所欲言！”

狮子说完，目视两厢。

就见大象缓步向前说：“大王！我等数载殊死搏斗，方得今日之乐。要知道，乐由苦中来。我们建邦立国，还要以苦为本，这样才不负众望。我们要制定纲纪，使家邦日益强胜。你我君臣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整个家邦，上行下效，浑如一体，不愁民生不富，家邦昌盛！我们不能因胜利之乐，而忘记生死之苦！”

大象说完，退居原位。

狗疾步向前说：“我们在争战之时，彼此称之为将帅，立国建邦之后，就要改称君臣，所以我觉得要先定国号，再叙君臣之礼，而后再议其他之事！”

那头牛撅撅嘴，摇摇头；而其他众兽，如虎、豹、豺、狼……都点头称善。并齐声说：“大王！狗言之有理！”

狮子大王平日就认为狗非常忠心耿耿，而今所言，正中下怀，又有众部将赞同，何不顺情而取乐也！就听它说：“狗之所言，正合吾意！现在就来定国号，作封赐！”

瞬时安静下来。

狮子大王说：“我等平日借山林陆地施威，所以定国号为：山陆国！”

话音刚落，一片称颂之声。

狮子大王接着说：“大家原称我为大王，现在仍然不变！只是从争战大王，变成山陆国大王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众部将也随之欢呼跳跃，手舞足蹈起来。

狗忙献媚地说：“这是名称一样，实质不同了！”

经狗画龙点睛一说，原有阿谀逢迎之辈，一时也找不到讨好之词，再次安静下来。